

銷
便

曝
夏
談

部
餘





銷 夏 部

陳 繼 儒 著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銷夏部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翁

著者 陳繼儒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一三三〇上

(本書校對者鮑嘉祥)

銷夏部序

昔人避暑者曰。願得秦岱之長松焉。瀟湘之修竹焉。匡廬之飛瀑焉。太湖之明月焉。峨眉之古雪焉。又有渴思金莖之露。困憶石步之廊。又有飽風欲爲蜩。泳水欲爲魚者。其苦已不勝與祝融敵矣。獨一古老宿云。避暑向鑊湯裏去。此衆熱所不到。余深省斯語。而終不能舉似人。相與共享醍醐甘露之樂。惟當長夏候。轉徙山中。解簪冠。挂蕉服。展薤簾。卷筠簾。敞清風于北窗之下。釣秋水于南華之上。刺蓮剝芡。戰茗啜冰。蔗境彌甘。槐國非遠。而時于曬書之暇。隨命大兒續記銷夏部一卷。以配辟寒。夫造化之涼燠。大寒暑也。疹疾之冷熱。小寒暑也。人情之炎涼。外寒暑也。胸中之冰炭。內寒暑也。四者潛移密運。如循環轆轤。使人垂老顛倒而莫可解脫。非有道之士。其誰能出火坑而笑冰山者乎。如曰能之。則此集又爲風雪中清涼扇子矣。

華亭眉公陳繼儒撰

銷夏部卷之一

華亭眉公陳繼儒著

倪文節云。閑居勝於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於暑月見之。暑月居官。非我見人。則人見我。衣冠襪履。未嘗敢去體。正熱坐轎。殆如蒸焙。客坐偏窄。臭氣薰襲。正使達官免於請謁。不能不受人之謁也。正使恬退。簡於造詣。亦不能不受謁與報謁也。至於造朝蒞政。其事尤重。其禮尤謹。則其服尤厚。公裳必羅。靴帶必皮。乃與嚴冬無異。扇不可揮。傘不可張。渴不可遽得水。飲食或不能以時。往往至于傷暑者多矣。閑居則不然。自早燒香見尊長之後。食罷便可脫巾。杖袒裙屨。從事藤牀竹几。展轉北牕。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挾策就枕。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履逍遙。臨池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剝芡。剖瓜削藕。白醪三盃。取醉而適。其爲樂殆未易可以一二數也。故曰閑居之勝居官。尤於暑月見之。或曰居官亦豈無白醪可飲。蓮芡瓜藕可食乎。曰雖飲白醪。而思明日有事。飲之而不敢多也。雖有蓮芡瓜藕。亦非鮮新。食之而無味也。又安得醉而適乎。

西王母見穆天子玉帳高會。進萬歲冰桃。千年碧藕。又進素蓮。一房百子。穆王列播膏燭。覆以冰荷。不使光遠。荷出冰壑。火不能鎔。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盃。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或目痛含之立愈。

風松石方一丈。瑩徹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涼飈生于其間。至盛夏上令。置於室內。稍秋。氣颼颼卽徹去。

太初三年。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以錦蓋覆之。如照月矣。因名照月珠。以賜董偃。盛以琉璃之筐。

唐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云。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衆石以爲底。近崖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崖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寥寂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東坡云。予素不解棋。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僭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偶坐竟日。不以爲厭也。因作詩云。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棋者。戶外屢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楸坐對。誰究此味。空鈎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大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盤石。轉實於履道里第。時屬炎暑。坐臥其上。愛而銘之云耳。客從山來。遣我盤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質凝雲白。文坼烟碧。莓苔有斑。麋鹿無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禪僧。眠留醉。

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牀席。

東坡云。南嶽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棋。巖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云。巖老嘗用四腳棋盤。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類是也。

蜀孟知祥其軍戰勝董璋時。軍中暑熱。知祥巡行撫問。三軍忻然。如熱而濯。

劉仙巖相傳仙人劉仲遠居此。磴道攀援而上。石室高寒。旁有穿雲仙跡。乳洞有上中下三洞。其中虛明。夏涼冬溫。內有龍田如鑿。稜層紆曲。水溢不涸。洞之澳有清泉噴出。沿石壁左流成溪。窈然深黑。觸石湍激有聲。洞門左旋而上十步餘。至中洞。地勢爽塏。內有田數畦。左有三石如柱。旁有隙可通入石室。又承下洞。水氣蒸潤。常有烟霧旋擁。左有石道曲折。凡數百級。至上洞。入門平曠。有淺水可涉。秉炬而入。石乳玲瓏。有五色石。橫亘其上。行數步。有石高十餘丈。色亦五彩。又有石牀石室。千態萬狀。深入愈奇。宋李邦彥名其洞下曰噴雷。中曰駐雲。上曰飛霞。且自爲之記。乾道間張孝祥大書曰。上清三洞。范成大亦有詩刻洞前。有明真寺藏塔院。李邦彥又書玉谿橋三字。水經注。銅雀臺北曰冰井臺。高八丈。上有冰室。室有數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黃憲自言爲發運使。大暑泊清淮樓。見米元章衣幘鼻自滌硯於淮口。案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團二餅。亟遣人送入。趁其滌硯未畢也。

金華洞有韓無咎諸人同遊題云。淳熙改元。七月既望。陳巖肖子象。陳良祐天與。黃揆子餘。趙師龍德言。韓元吉無咎。觀稼秋郊。自智者山來。謁雙龍洞。篝燈蒲伏。徧閱乳石之狀。寒氣襲人。酌酒竹陰。支筇至中洞。飲泉乃歸。

唐學士初上賜食。皆是蓬萊池中鱠。夏至後。頒冰及燒香酒。常和冰而飲。禁中有郢酒坊。

棲霞洞在妙智菴左。地多怪石。隱榛莽中。賈似道望而異之。命施畚插。脩見奇遂。乃扶藏剔幽。爲亭曰暢曰鑰俗。入其中。穹然如夏屋。雙石相倚爲閤。風從南來。飴呀而出。寒骨淒神。不可久佇。故暑遊最勝。石甃小臺突然。坎中衡二石。下達於坻。仰視左竇。四五通明。大者圓徑丈許。有水洞。深不可測。

魏許使劉松輩三伏之時。晝夜酣飲極醉。以爲避暑飲。傅咸作感涼賦曰。夏日困于炎暑。旬日不過自涼。以時之涼。作感涼會。

王直方云。余自夏歷秋。毒熱七八十日不衰。炮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之時。今日復淒風微雨。遂御夾衣。顧念茲歲。屈指可盡。彭澤云。我今不爲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爲惕然也。

盧申之名祖臯。邛州人。有蒲江辭一卷。樂章甚工。字字可入律呂。洞仙歌詠茉莉云。玉肌翠袖。較似醺醺瘦。幾度熏醒夜牕酒。問炎州何許。清涼塵不到。冰花剪就。晚來庭戶悄。暗數流光細。拾芳英。黯回首。念日暮江東。偏爲魂銷人易老。幽韻清標似舊。正簾紋如水。帳如烟。更奈問月。明露濃時候。

東坡寄柳子玉云。聞道牀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又送竹几與謝秀才云。留我同行木上坐。贈君無

語竹夫人。蓋俗謂竹几爲竹夫人。山谷贈李昭華之句。蓋貴人家兩女奴也。張文潛其後又作竹夫人傳。東坡嘗云。爲我周旋寧作我。真一好句。只是難對。時平甫在坐。應聲云。只消道因郎憔悴却羞郎。

楊廷秀謝傅尙書茶書。遠餉新茗。當自攜大瓢。走汲溪泉。束澗底之散薪。燃折腳之石鼎。烹玉塵。啜香乳。以享天上故人之意。媿無胸中之書傳。俱一味攪破菜園耳。

故侍郎胡公明仲。嘗與武夷山之隱者劉君兼道遊。劉少豪勇。遊俠使氣。晚更晦迹。自放山水之間。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之聲。胡公詩有更煩橫鐵笛。吹與衆仙聽之句。夏日予與客數人尋其故迹。適有笛聲發林外。悲壯回鬱。巖石皆震。追感賦詩。

漢武帝起神屋。以白珠爲簾箔。玳瑁之象牙爲蔑。風至則鳴珩珞。

歐陽公云。有客贈余以石枕者。與家所藏笛竹簾。皆佳物也。余既喜睡。因甚愛之。輒爲拙句奉呈原甫聖俞二君子。端溪琢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紋。呼兒置枕展方簾。赤日正午天無雲。黃琉璃瓦綠玉潤。瑩淨冷滑無埃塵。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矜憐大臣憫。察見衰病非虛飾。尤蒙不使加罪去。特許遷官還舊職。朽材任事不堪用。見利無慙惟苟得。一從僦屋居城南。官不坐曹門少客。自然惟與睡相宜。以懶遭閑何愜適。從來羸爾苦疲困。況此煩歎正炎赫。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疑疑釜鳴。蒼蠅蠅蠅任緣撲。蠹書懶架拋縱橫。神昏氣濁一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昔時李白愛飲酒。欲與鐺杓同生死。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爲三爾。江西得請在旦暮。收拾歸裝從

此始終當卷簾攜枕去。築室買田清潁尾。

鄭敬以兼葭爲席。常隨杞柳之陰。

抱香履。抱木生于水松之旁。若穿生。然極柔弱。不勝刀鋸。乘溼時。剝而爲履。易如削瓜。旣乾。則韌不可理也。履雖猥大。而輕者若通脫木。風至則隨飄而動。夏月納之。可禦蒸溼之氣。出扶南大秦諸國。泰康六年。扶南貢百雙。帝深嘆異。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夾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蟹。號魚藻洞。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使賓客隸事多者受賞。事皆窮。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簾。白團扇。容氣自得。王攜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攜操筆便成。文詞華奧。舉坐擊節。攜乃命抽憲簾。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歐陽永叔與梅聖俞書云。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峯。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爲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靈溪上有二怪石。乃馮延魯家舊物。因移至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徑。穿入竹篠叢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

玄風洞在七星山下。慶林觀後。洞口低下。陰風襲人。盛暑凜如冰雪。舊名風洞。省志改今名。

風洞在疊綵山後。石門礚礚。陰風襲人。盛夏無暑故名。

元陳德永云。石梁外小寺。梁拔起地上百餘丈。穹窿懸跨。隔林竹。望之如白虹下飲。背有石。類菖蒲狀。岌岌欲墮。怪藤數十聯絡之。隱然如脈筋露出。人腠理內有大石。側剖高出。梁背空。中深窈。可容千人。日氣從梁口入。潛泉偃行。罅間滴滴。如甕盎中響。地上皆碧滑。陰冷切人。不可久居。稍出至梁下。低回仰視。有小紅樹。長尺許。倒粘絕壁上。意甚閒遠。悠然不去者久之。

摩竭陁國三世諸佛所生之處。次此向北。度九黑山。有大雪山。名具吉祥。其山北邊有香醉山。是二山間有大龍王。名曰無熱。所居之池曰阿耨達。此云無熱池從此池內出四大河。東流音擊伽河。從象口中流出銀沙。

共五百河流歸東海。南辛渡河。從牛口中流出琉璃沙。共五百河流歸南海。西縛芻河。從馬口中流出玻璃沙。共五百河流歸西海。北悉恆河。從獅子口中流出金沙。共五百河流歸北海。是四河。從無熱池右邊七匝。隨方流轉。而其氣甚寒。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徵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焉。持翕之。名碧筍酒。

郝嘉賓三伏之月。詣謝公。炎暑薰赫。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着故絹衣。食熱白粥。晏然無異。郝謂謝公曰。非君幾不堪此。

消夏灣。吳王避暑所居也。縹緲峯如展立。羣山列障障之。兩山合抱如周垣。湖外三山當垣口。環中瀦水。

九里類太液昆明。近則居人樹菱水中。井井如博衛。菱外故有亭址。亭今亡。亭外水浸深。其廣當三之二。千家之聚。負山面湖。美哉風土之麗。民物之饒。蓋一奇也。

唐高宗時。天子響會。夏宴蒲萄園。賜宋相游豫。惟宰相及學士得從。從行給翔麟馬。帝賦詩。學士屬和。泉出於山。正出曰檻泉。縣出曰沃泉。穴出曰決泉。同出異歸曰肥泉。異出同流曰漢泉。此泉之大概也。而天下之泉。其名亦不一。香爐之瀑布。與天台石門所出者。尤其崩騰而雄悍者也。錢塘西山靈鷲。有泉流幽澗中。或隱或見者。如綫如蛇。曲折而下。赴其激石有聲鏘鏘。如琴筑之交奏。珎璜之相觸。春淙亭東西合流。注大壑。浪然如驟雨之至。雷震之薄。如決銀河。自天而落也。方五六月。赤日正中。人皆坐火屋下。行道者多暍死。而泉之旁。飛珠濺衣。肅然如清秋。松風謾謾相和。肥肉爲戰而栗。不知大暑之鬱蒸也。玄宗幸洛。時屬炎暑。上曰。姚崇多計。令力士探回。奏曰。崇方紵絺乘小駟。按轡木陰上。乃命小駟。頓忘繁溽。

唐元結唐亭銘云。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迴四十餘步。面在江口。東望嵒臺。北臨大淵。南枕浯溪。唐亭當乎石上。異木夾戶。疎竹傍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厭者。零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唐亭。旌獨有也。銘曰。功名之位。貴得茅土。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吾亭。愜心自適。與世忘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楊國忠子弟。以奸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冰。令工人鑿爲鳳獸之形。或飾以金環綵帶。置之雕盤中。

送與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此惠。

唐元結寒泉銘云。湘江西峯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峯上有老木。壽藤垂陰泉上。近泉堪維大舟。惜其叢蔽不可得見。踟躕行循其水。本無名稱也。爲其當暑太寒。故命曰寒泉。銘曰。於戲寒泉。瀛瀛江渚。堪救渴人。不知當時大暑。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人惠。不在茲水。舟楫尙存。爲利未已。口奉郎新當塗守黃庭堅於崇寧元年四月丁未。來謁叔元。晚登秀江亭。澄波古木。使人得意於塵垢之外。蓋人閑景幽。兩奇絕耳。

簾竹葉疎而大。一節相去六七尺。出九真。彼人取嫩者。槌浸。紡績爲布。謂之竹疎布。

安公叢春亭。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爲之。直方。濬其怒而納之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嘗月夜登此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也。冰堅水也。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也。在地英明者。惟水而冰。則精而且冷。是固清寒之極也。謝康樂詩。鑿冰煮朝餐。拾遺記。蓬萊山冰水。飲者千歲。

南渡時。六月六日。顯應觀崔府君誕辰。自東都時。廟食已盛。是日都人士女。駢集炷香。已而登舟汎湖。爲避暑之遊。時物則新荔枝。軍庭李。二果產閩。奉化項里之楊梅。聚景園之秀蓮。新藕。蜜筒。甜瓜。椒核。枇杷。紫菱。碧芡。來禽。金桃。密漬。昌元。梅木。瓜豆。兒水。荔枝。膏金。橘水。糰麻餅。芥辣。白醪。涼水。冰雪。爽口之物。關撲香囊。畫扇。涎花珠佩。而茉莉爲最盛。初出之時。其價甚穹。婦人簪帶多至七插。所直數十券。不過供一

餉之娛耳。蓋入夏則游船不復入裏湖。多占蒲深柳密寬涼之地。披襟釣水。月上始還。或好事者。則敝大舫。設蘄簟。高枕取涼。櫛髮快浴。惟取適意。或留宿湖心。竟夕而歸。

成都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歲木也。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庇。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至。凜如九秋。成都固多壽木。然莫與四楠比者。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遽君手植。

晉有八達。胡毋輔。謝琨。畢卓。相尋阮孚之徒。嘗散髮裸袒。閉戶酣飲。

倪雲林云。予來城郭而暑氣熾甚。偶憩甘白先生之樂園。林居不覺數日。相與蔭茂樹。臨清池。誦義文之象爻。彈有虞之南風。遂以永日。

曾公巖在七星巖下。舊名冷水巖。山根石門崕呀。中有澗水。東流伏於石下。源委不可知。宋元豐中。曾布帥桂。跨澗爲石橋。榜今名。橋下水聲泠泠。寒氣侵人。橋側有石乳雙懸。如垂蓮頽雲。危欲下壓。度橋有石四。鱗差其中。水無乾溢。過田。縈紆數十步。路窄不可通。頽視有石罅尺許。匍匐而進。復高廣。可通棲霞。自左隅數十步。出至洞。洞名玄風。洞旁水清淺不流。高岸玉立如削。眞勝概也。

洞仙歌。夏夜。蘇子瞻作。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欵橫髻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換。東坡自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

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主與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朱之死久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云

龍隱巖在城東二里灘江之水分流遶其下其後連屬七星山巖後有洞名龍隱其下水深莫測仰視其上。有龍跡天嶠長竟數丈鱗鬣宛然疑龍蛻去跡印泥上久而化爲石也巖內寬廣可容百人巖巔石色蒼翠可愛巖左緣磴而上舊有驂鸞亭後改怡雲今改望江氣象高廣後洞水勢湧激盛暑汎舟如在三峽中巖口舊有佛閣今廢

魏文帝示羣臣詔云中國珍果甚多蒲萄當其末夏涉秋尙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餽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餒又釀以爲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瀝咽唾況親食之耶他方之果寧有匹者

三伏日炎熾赤曦男女往來其氣短急望見義井則喜不可言號歡樂井

寒溪 樊山東有小溪夏時溪裏常有寒氣故謂之寒溪

順宗皇帝卽位歲拘弭國貢長堅冰其國有大凝山中有冰千年不釋嚼之與中國無異齋至京師雖盛夏赤日深冷如故

賀新郎夏景蘇東坡作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因倚孤牕清熱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

盡伴君幽獨。穠豔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里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蔌蔌。詞話云。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黠慧。善于應對。湖中有宴會。羣妓畢至。惟秀蘭不來。遣人督之。須臾方至。子瞻問其故。具以髮結沐浴。不覺困睡。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管將催督也。非敢怠忽。謹以實告。子瞻亦恕之。坐中倅車屬意於蘭。見其晚來。悲恨未已。責之曰。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蘭力辨。不能止倅之怒。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秀蘭收淚無言。子瞻作賀新涼以解之。其怒始息。子瞻之作。皆紀目前事。蓋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也。後人不知之。誤爲賀新郎。蓋不得子瞻之意也。

佛氏有水觀。初作水想。見水澄清。亦令明了。無分散意。既見水已。當起冰想。見冰映徹。作瑠璃想。此想成已。見瑠璃地。內外映徹。下有金剛。七寶金幢。擎瑠璃地。其幢八方。八楞。具足。一一方面。百寶所成。一一寶珠。有千光明。一一光明。八萬四千色。映琉璃地。如億千日。不可具見。琉璃地上。以黃金繩。雜廁間錯。以七寶界。分齊分明。一一寶中有五百光。其光如華。又似星月。懸處虛空。成光明臺。樓閣千萬。百寶合成。於臺兩邊。各有百億華幢。無量樂器。以爲莊嚴。八種清風。從光明出。鼓此樂器。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是爲水想。名第二觀。

杜微之夏日嘗隨莫月鼎入西山。至湖上。熱甚。月鼎曰。吾借一把傘與汝共戴。乃向空噓氣。忽黑雲二穗。隨而覆之。

長安人每至暑月。以錦結爲涼棚。設坐具爲避暑會。
酉陽編云。盛夏取大水晶如拳塊。置釜中。新汲水煮千沸。以小口大肚瓶盛湯。以油綿密封其口。勿令泄
氣。復以重湯煮瓶千沸。急沉井底。平旦出之。破瓶冰以結矣。